DOI:10. 19834/j. cnki. yjsjy2011. 2026. 04. 01　　CSTR:32289. 14. yjsjy2011. 2026. 04. 01

规模培养视域下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张亚群[1,2],罗菊芳[3]

(1. 三明学院 闽台书院与经世致用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三明 365004;2. 厦门大学 考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3.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太原 030031)

摘　要: 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展中,统一招生考试既是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防护栏”,也是维护招生公平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受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布局、招生选拔模式多元化变革、就业市场变化和考生选择等因素影响,硕士研究生统考招生面临着三大挑战,出现地位下降、选拔功能弱化、考试竞争加剧等适应性危机。应对统考招生危机,建议采取四项对策:提升思想认识,明确统考招生的重要价值;优化分类选拔标准,增强统考的适应性;协调招生政策,维护统考招生的主体地位;完善统考的配套改革,促进招生公平与培养质量提升。为了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应以招生挑战为动力,将招生考试危机转化为培养模式改革契机,以分类选拔促进分类培养,实现研究生教育发展与高层次人才质量提升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规模培养;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分类选拔;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1663(2026)04-0001-11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中,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规模培养的新阶段。2025 年,研究生招生 143. 8 万人,在学研究生 430. 0 万人。近十年来,一些研究型大学在学研究生人数超过本科生总数①。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和培养模式转型,推动着研究生招生选拔方式不断变革,由此形成以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以下简称“研究生统考”)为基本模式,以推荐免试、分段选拔为辅助的研究生招生选拔体系。攻读研究生曾是大学毕业生的优先选择,也是高校评价本科教育质量、提升就业率的有效途径。然而,随着就业市场的急剧变化,研究生培养目标和招生结构的调整,以及推荐免试等招生政策的推广,持续多年的考研热逐渐降温,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本文从规模培养的视角,考察研究生统考招生地位、功能的变化与适应性危机,厘清缘由,分析利弊,探寻完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对策。

一、研究生规模扩张中统考招生地位下降

在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 年至 2024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 66. 71 万人增至 135. 68 万人,增幅达 103. 39%。2024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示》,全国新增 831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 1924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共计新增 2755 个,比 2020 年增长了 36%;其中,新增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1566 个,约占本次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的 81%。截至 2025 年底,全国共有博士学位授予

收稿日期: 2026-07-07

作者简介: 张亚群(1961—),男,安徽庐江人,三明学院闽台书院与经世致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菊芳(1994—),女,山西临汾人,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 国家教育考试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分类招生考试改革研究”(GJK2021022)

单位 504 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863 个[1]。

研究生统考作为国家教育考试,在人才选拔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尤其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大幅扩招,拓展了研究生统考的应用范围。自 2017 年起,教育部统一组织实施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录取,统考招生范围扩大到非全日制研究生。“该举措与我国专业硕士发展规模的急剧扩张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相适应,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教育公平的一贯主张。”[2]同时,它也反映了研究生统考的基础地位。

然而,受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布局、招生选拔模式多元化变革、就业市场变化和考生选择等因素影响,不同层次类型的研究生招生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研究生招生选拔方式和路径增多,研究生生源分流,研究生统考人数开始减少,统考招生的地位呈下降趋势。这是现行研究生统考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硕士研究生总体招生增幅减缓

从招生政策来看,近年来,我国调整研究生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学术学位硕士招生人数递减,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人数递增。2025 年,全国硕士生统考计划招生总数 87.22 万人,其中专业学位硕士计划招生 60.2 万人,占总数的 69.02%[3],超过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所设定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的目标。

在高层次学术型人才培养方面,国家将其重点放在博士教育阶段,并根据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与质量的要求,不断扩大博士生招生规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高校已停招部分学硕专业研究生,转向招收培养直博生或专硕生。全国专业学位博士招生人数逐年增长,培养规模不断扩大。虽然硕士研究生总体规模远超博士研究生且继续增长(见图 1),但就增速而言,硕士研究生招生增幅明显低于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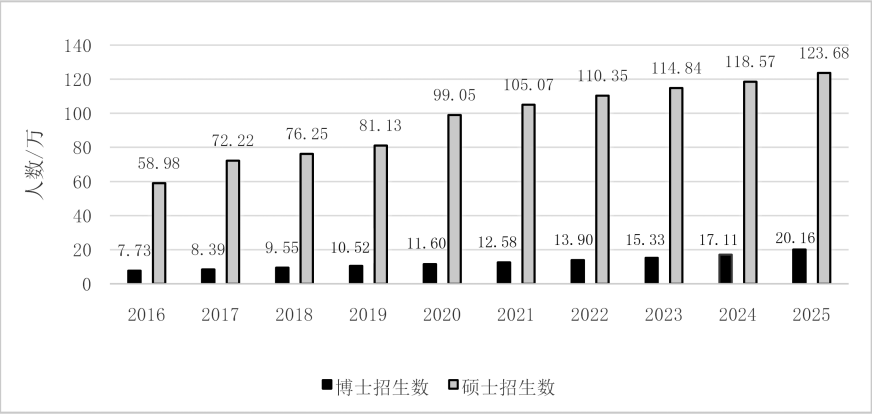

图 1 2016—2025 年全国博士与硕士研究生招生数对比

近十年来,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增长率,除了 2016 年低于 4%外,多数年份维持在 8%~12%,2018 年高达 13.83%。专业学位博士生占比逐年上升。2015 年专业学位博士招生人数为 1925 人,占博士招生总规模的 2.59%,2019 年升至 9.88%,2022 年占比 17.7%。相比之下,硕士研究生总体招生增幅呈下降趋势。硕士研究生招生增长率多数年份处于 3%~6%;2017 年因考生人数剧增,2020 年因受疫情冲击、稳就业政策推动,硕士招生增幅均超过 22%;此后,硕士研究生招生增幅逐年放缓(见图 2)。

硕士研究生是研究生教育的主体,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总规模,从总体上看,研究生招生增速几乎与硕士生招生增幅保持一致(见图 3)。硕士研究生招生主要采取统一考试选拔方式,其招生增幅减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统考招生地位相对下降。

(二)硕士研究生招生选拔路径增多

为适应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我国硕士研究生选拔方式从一元转向多元并存。1985 年部分高校开始试点开展推荐免试招生。2010 年起,教育部批准推荐免试学生攻读专业学位;2014 年起,研究生推免招生范围扩大,推免招生如今已成为一流高校选拔优质生源的首要渠道。2025 年 8 月,教育部批准新增 67 所推免资格高校(未包括山西、青海高校)[4]。加上原有 366 所,共有 433 所高校具有推荐资格,占全国普通本科学校总数(1257 所)的 34%。推荐免试和分段选拔招生模式的实施,加剧了研究生教育优质生源的分流,冲击了统考招生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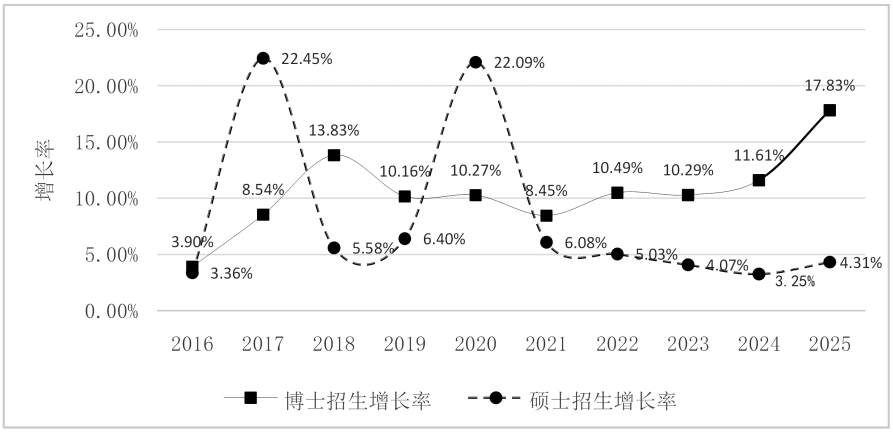

图 2　2016—2025 年全国博士与硕士研究生招生增长率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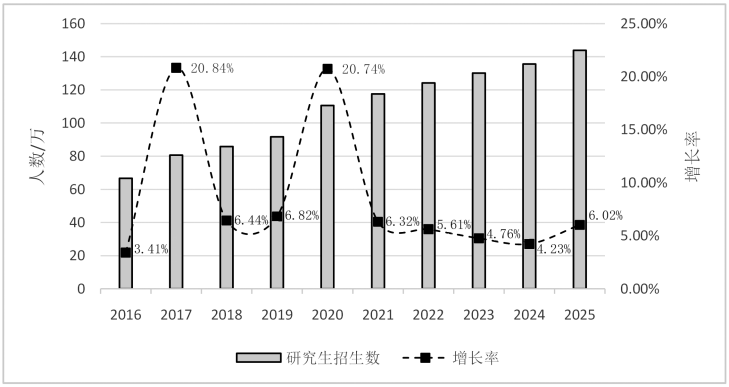

图 3　2016—2025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及增长率

在学术学位硕士招生计划缩减及本研贯通培养模式的改革导向下,为了提高生源质量,不少“双一流”建设院校将推荐免试学生视为学术学位硕士生的主要生源。推免招生比例上升,高校转向培养更高层次学术型人才。尽管 2006 年教育部规定了高校推荐比例,各培养单位推免招生不得超过 50%,但在实施中,这些院校的推免招生计划主要用于学术学位硕士招生,学硕推免的比例普遍超过 60%,一些学硕专业推免生占比达 80%～90%。研究生优质生源的持续分流,扩大了重点高校与一般高校、学术学位硕士与专业学位硕士、“热门”与“冷门”学科专业之间的生源差距,导致研究生统考招生地位的降低。

(三)研究生统考报考人数下降

研究生招生人数及统考报名人数的变化,直接反映了研究生统考招生地位的升降。一般而言,研究生招生高速增长,高校毕业生报考热度随之上升,研究生统考招生地位较高。如:1999—2005 年,硕士研究生报名增长率在 15%～40%,招生增长率随之波动,2002 年研究生统考报名增长率高达 35.65%。反之,研究生统考报名人数的持续下降,则折射出统考地位的降低。

2000 年以来,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出现六次下降。2008 年考研报名人数首次下滑,较上年下降 6.4%。多种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但经济因素影响最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实施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在扩招速度减缓的背景下,考研报名出现短暂降温。第二、三次报考人数下降出现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报考人数分别较上年下降 2.27%和 4.13%。2016 年研究生报考回升至 177 万,2017 年、2020 年、2022 年先后突破 200 万、300 万、400 万大关,2020 年和 2022 年报考增长率均超过 21%。2016 至 2023 年八年期间,报考人数一路飙升,至 2023 年达到峰值。近三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连续下降,累计减少 131 万人。2024 至 2026 年,报考人数分别下降了 7.59%、11.42%、11.60%(见图 4)。

研究生统考招生地位的下降,也反映在缺考率上。根据相关媒体发布的数据估算,六年来,研究生考生缺考率一般在 10%～20%,个别年份超过 30%。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全国分别有 34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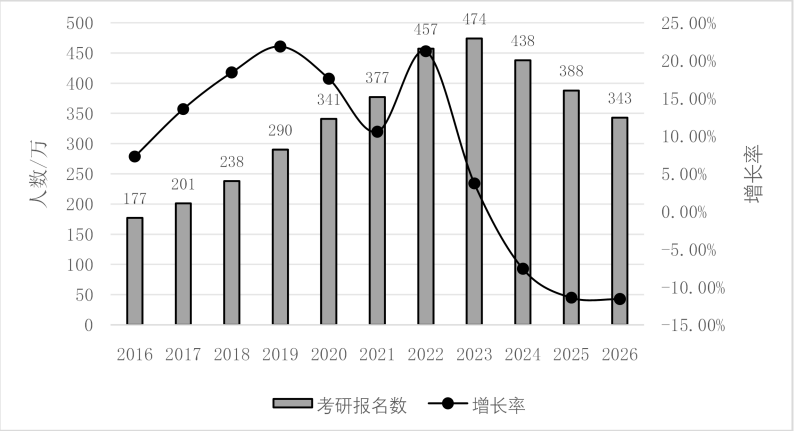

图 4 2016—2026 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及增长率

余人、42 万余人、46 万余人缺考,缺考率各为 9.97%、11.14%、11.19%;2023 年、2024 年、2025 年,缺考率分别约为 35%、20%以上、20.6%。另据统计②,2022 年,陕西省研究生招考报名人数 16.8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 14.32 万人,缺考率为 14.76%;广东省报名人数 26.3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 21.3 万人,缺考率高达 19%。上海财经大学 2022 年准考考生 25929 人,实考 21295 人,缺考率为 17.9%;深圳大学 2020—2025 年缺考率长期高于 15%,2023 年缺考率高达 26.3%,2024 年和 2025 年仍分别高达 19.3%和 17.2%;2023 年,上海交通大学缺考率高达 31%。2025 年,宁夏报考人数 20446 人,缺考 4217 人,缺考率约为 20.63%。

研究生统考人数下降,受多种因素影响,是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调整、劳动力市场需求转变、考生个人理性选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通过调整招生政策,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将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到高质量发展的领域;劳动力市场通过薪资与选聘标准,传递社会的人才需求变化;考生衡量教育现状、个人条件与就业预期等因素,作出切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理性选择。伴随学硕招生计划不断缩减,一部分考生转而报考专硕,或者放弃考研。考研热降温与研究生统考招生地位的下降,反映了研究生教育价值观、发展观、人才观的转变,对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的目标导向、选拔标准、考试内容与形式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二、分类选拔下研究生统考功能弱化

考试是测量人的知识、能力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担负着选拔高层次人才、维护高等教育公平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基本功能。恢复研究生教育后,研究生统一招考制度在保障考试公平、提升生源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和分类发展政策的实施,国家调整研究生学位类型及招生结构,推动应用型和学术型专门人才的分类选拔与培养。这些改革举措对实施多年的统考功能产生了一系列冲击,研究生统考的选拔功能和社会功能减弱,这是研究生招生选拔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

(一)研究生统考选拔的适配性降低

在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的导向下,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选拔标准存在一定差异。前者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招生侧重专业实践能力和职业胜任能力;后者培养学术型专门人才,招生需考查理论基础和学术潜力,侧重学生的科研能力。研究生分类培养目标的不同定位决定了分类选拔的方式和招生标准的差异。从分类选拔的实践来看,现行研究生统考招生模式在考试内容、选拔标准和实践考查方面,存在专业性不足、针对性薄弱的问题。

总体来看,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主要采用统考方式选拔,考试内容大多沿袭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科目设置,侧重学科文化知识的考查,缺少对考生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考核。一项访谈调查显示[5],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专业性不足主要表现为:统考和学校自主命题的初试内容偏重知识记忆,体现专业硕士特点的实践性考试内容明显不足;学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课试题重复率高。这种考试方法和招生标准,与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目标不适配,难以适应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

在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选拔方面,统考招录的

生源大幅减少,招生方式逐渐向推荐免试过渡。究其原因,是与统考选拔的局限性分不开的。有的考生虽然统考分数较高,但缺乏科学研究的志向、兴趣和综合素质,难以适应学术研究的要求。为了弥补统考招生的缺陷,一些研究型大学纷纷转向推荐免试招生,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着力提升生源的学术能力。一流大学建立本研连读招生模式,鼓励优秀生源尽早确定科研兴趣,实行贯通培养。学术学位硕士教育开始从终结性学位逐步转向过渡性学位,成为博士生培养的预备阶段。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方式的变革,削弱了研究生统考选拔的功能。

(二)招生考试公平的异化

招生考试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础,研究生统考招生的优势在于其公平性和高效率。实践表明,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在保障公平竞争、维护招生公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调查显示,考生认为初试、复试的基本形式是比较合理的;对考试组织、评阅录取的基本流程也比较认同[5]。然而,受命题方式、阅卷环节、应试过程、调剂录取等因素影响,统考招生也存在考试公平的异化问题。

研究生统考招生包括初试、复试、录取等环节。初试主要考查考生的学科基础与文化素养,是一场围绕应试分数展开的比拼,不同的考试命题方式对考生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国家统一命题与招生单位自主命题是优势互补的两种初试方式,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由教育部主管部门负责,考试安全系数较高;招生单位自主命题,涉及单位层级较多,命题水平与考试管理能力参差不齐,难以全面保障命题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安全性。高科技发展与信息快速传播,更加大了考试安全的风险。自主命题虽具有个性化选拔、体现院校特色的优点,却存在政府统筹力度不及预期、制度化管理水平不一、专家力量待强化、科目设置不完善等问题[6]。

从研究生招考命题的实施历程来看,较高层次和较低层次的高校多选用自命题,而中间层次的高校偏向选择统考题。“好的学校目的是选拔人才,自命题难度很高。而尾部高校采用自命题是为了招揽生源,试卷难度比统考低,‘专业课不是丢分的,而是给考生提分的’。”[7]为了提高研究生招考效率,保障考试公平,自 2019 年起,教育部连续五年发文,鼓励招生单位选用全国统一命题科目试卷。2024 年,教育部提出鼓励“优先选用”统一命题科目试卷。各校除了公共课科目沿用统考命题外,逐步将专业课初试科目由原来的自命题调整为全国统一命题。

研究生统考招生也存在某些缺陷,需要弥补。研究生招生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校的应试教育。初试成为整个竞争过程中唯一可控的环节,获得较高的初试分数成为每个考生的追求。考生将考研视为“二次高考”,再次被拉回对分数的争夺。面对那些具有标准化或参考性答案的试题,考生强化知识记诵和习题练习,忽视问题反思。大学生学习的“应试”化,反映了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异化。此外,在招考复试环节,部分高校存在复试过程形式化、评价标准趋同化等问题,难以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考查;复试评分标准不够公开和细致,且缺乏统一的实施规范,损害了招考的公平公正性。

在招生调剂环节,有的招生单位存在调剂机会、过程的不公平问题。为了纠正弊端,2019 年教育部规定,对申请同一院校、同一专业的调剂考生,如果初试科目相同,招生单位必须按分数从高到低遴选考生进入复试。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制度性和技术性的困难。研究生统一招考与高考虽然都实行分省阅卷,但两者招生存在一大区别:前者实行全国划线或按大区划线(简称“国家线”),确定复试资格,而高考实行分省划线招生。研究生统考的分省阅卷,导致不同省份的初试评价标准宽严不一,考生形象地称之为“水区”和“旱区”,前者阅卷较松、容易得分;后者相反。经由差异化评分体系得出的初试分数,在调剂中被作为统一参考项,某种程度影响了调剂公平,压缩了部分考生的调剂机会。这种现象也反映了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平的异化。

(三)统考招生的社会流动功能减弱

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作为专门人才的选拔路径,具有社会流动的功能。但是,近年来,受就业市场变化、人才政策调整以及研究生教育结构变革等因素影响,统考招生的社会流动功能逐渐削弱,考研不再是改变求学者阶层身份的关键路径。研究生学位结构的大幅调整和分类招生选拔方式的实施,使普通院校毕业生考上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难度加大、比例降低;而专业学位硕士在深造出路上处于劣势地位。学硕压缩已直接改变了学生的深造路径。随着推免、直博招生规模扩大,本科“出身”在选拔中愈加重要。“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在推免体系中具有天然优势,“双非”高校的优秀生更难获得“逆袭”机会[8]。大学毕业生考研面临着时间、经济、机

会成本的多重投入,在社会经济、就业市场的新变化下,考生需要衡量读研的投入产出比,这成为不少考生放弃考研的重要原因。

从就业现状来看,就业市场对人才评价标准的转变,弱化了学历与就业的线性关联。麦可思研究院《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6)》显示[9],过去以学历为主要竞争依据的单一路径正在被打破,本科生对继续深造的收益预期下降,更重视直接面向就业的实际操作和职业技能。高学历低就业率的现象已非个例。总体而言,用人单位对专业学位硕士认可度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硕士毕业生的社会阶层流动。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经济变革的需要,国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10]。用人单位的招聘理念逐渐从学历导向转向能力本位。调研数据显示,受访的用人单位中,70.83%认为研究生学历虽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实际招聘中已有弱化;20%明确认为硕士学历有显著优势;8.33%认为本科与硕士差别不大[11]。就业市场评价标准的转变,促使高校毕业生重新审视个人发展与学历的关系,走向多元化发展路径。

研究生学历溢价收缩明显,促使学生转向精细化的收益考量。数字化发展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电商、新媒体领域创业,实现个人价值。招聘评价标准的变化,淡化了求职者通过获得硕士学历增加就业机会的观念。在公务员与事业单位招聘中,面向本科应届生的岗位比例增加,报考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岗位的人数稳步上升。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2025 年度公务员"国考"报名341.6 万人,比 2024 年度增加了 38.3 万人,共招录3.97 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2026 年度"国考"招考中,共有 371.8 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报考人数创历史新高,超过了 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报名人数。公务员报考热与考研降温的反差,印证了研究生招考的社会流动功能的弱化。

三、研究生统考招生竞争加剧及国际兼容性缺失

竞争与高利害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的普遍特征,但是过度竞争却对考生和教育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研究生统考规模大、范围广、学科专业多、竞争激烈,对各类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中,统考的报考热度和招生地位虽然下降,但录取率并未上升。研究生招考选拔竞争,加剧了教育内卷,并延伸至高考竞争和出国留学教育。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国际化发展中,我国需要调节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竞争程度,减少考试竞争的负面影响,保障招生选拔的国际兼容性。这是研究生统考招生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研究生统考招生录取率走低

研究生统考招生竞争受经济、教育发展、招生政策和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报考人数、命题难度、选拔标准及招生人数是重要的变量。在硕士研究生招生选拔中,由于报名人数剧增、招生增幅减缓等原因,研究生考试难度逐年攀升,应届毕业生考研成功的比例降低。随着推荐免试、本研贯通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生统一考试招生的入口缩小。众多没有获得推荐免试机会的本科毕业生,将考研视为继高考之后的公平竞争机会,考研竞争加剧,不少考生陷入多次考研的循环。此外,硕士研究生教育"严进严出"培养模式的常态化,提升了生源质量和考研难度,推动了大规模选拔性教育考试的重心上移。

近三年来,研究生报考人数下降,并没有使得初试的国家分数线与院校分数线降低;相反,初试高分考生多,复试缺额少,多所高校取消校内或校外的调剂招生,研究生招生竞争更为激烈。2022 年、2023 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 457 万人、474 万人,这两年整体录取率降至 24%,较 2017 年、2018 年录取率大幅下降。总体来看,近十年间,研究生统考招生录取率呈下降趋势(见图 5)。需要指出的是,图中所显示的各年度硕士录取率包含了推免生招生人数,若不计入推免生这部分名额,则研究生统考招生的实际录取率更低,可见研究生统考招生竞争激烈之一斑。

考研难度升级与激烈的就业竞争,催生了"逆向考研"。一些考生为了考上研究生,选择从较高层次的高校或"热门"学科专业,流向较低层次的高校或"偏冷"学科专业;部分考生从"选学校"转向"选专业"。与报考名校相比,考生将学科专业优势与就业前景等要素纳入考量,学科专业的报考热度差异明显,"内卷"程度持续增高。据媒体统计,2026 年研究生统招报考人数最多的前 10 个专业合计报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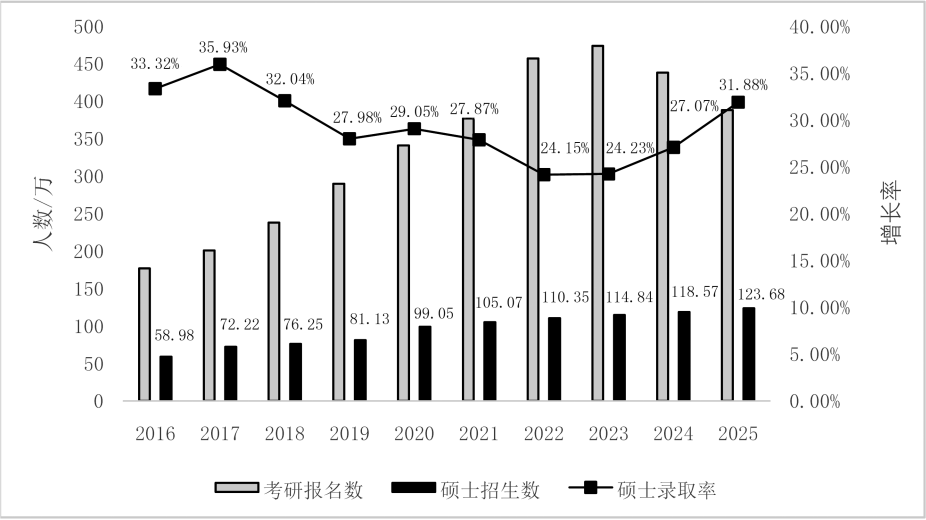

图 5　2016—2025 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招生人数及录取率

数超过 136 万人,约占总人数的 40%,其中,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类等 5 个工科专业报考人数超 70 万,占十大热门专业总人数的 51.47%[12]。法学、工商管理类、会计类、教育学类、临床医学类等学科专业也有众多考生报考。

(二)研究生招生考试竞争外溢

硕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方式的变革及招考竞争的加剧,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升学内卷,跨层次、跨类型考研增多;二是招考竞争外移,留学读研普遍;三是考研竞争前置,强化中高等教育的应试倾向[13]。这些外溢效应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从不同层面折射出研究生招考竞争的扩散。

从时间层面来看,近年来,国内研究生招生选拔竞争已经延伸到高考选拔阶段。学术学位硕士招生比例下降及推荐免试招生地位上升,对高考学生的升学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高考(“强基计划”、本研贯通等)选拔硕博研究生的数量逐年增加。据相关院校官网发布的信息③,2025 年,武汉大学扩大直博生招生规模,比上一年增加了 50%以上。同年,复旦大学拟录取推荐免试研究生(不含“强基计划”)共计 4023 人,其中拟录取硕士推免生 2865 人、直博生 1158 人。复旦大学“强基计划”学生转段,2025 级拟录取研究生中直博生 64 人,占比 50%;2026 级拟录取直博生增至 104 人,占比 64.6%。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6 年接收推免生,明确提出“全校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原则上全部纳入硕博贯通培养体系培养”,将硕博贯通培养的实施范围从部分学科专业扩大至全校。“强基计划”和本研贯通培养分段选拔模式实施范围扩大,加剧了高考竞争的程度[14]。

从空间层面来看,国内高考和研究生招考的激烈竞争助推了出国留学潮。海外研究生教育在入学方式、学制年限、毕业要求方面具有多元性,为中国留学生所青睐。近十多年来,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人数总体呈稳步增长态势[15]。一些考生对比发现海外一年制硕士在时间与机会成本上比国内多次备考更具性价比,留学意愿增强。出国读研人数虽然在 2020 年、2021 年下降,但 2023 年之后,国内学生出国留学读研的人数均有所回升。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通过缩短学制、放宽工作签证、增加奖学金等措施,提升本国留学性价比,吸引国际学生。出国读研为许多具备经济条件的考生提供了多元化升学选择。中国学生开始在传统与新兴、大众与小众留学目的国之间寻求平衡,重视留学读研的经济可行性与长期回报[16]。普通院校的本科生受国内考研竞争影响,选择入学条件较宽、学费较低、地缘文化相近的东南亚、中亚等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留学读研。

(三)研究生统考招生的国际兼容性缺失

研究生招生选拔是提升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乃至一个国家研究生教育竞争力的重要环节,选拔和招收优质国际生源是各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研究生教育对国内学生主要实行统考招生,对国际学生则实行以申请审核制为主的单独招生方式,两者在选拔方式、标准和竞争程度上颇有差异。国际学生的申请审核招生方式具有便利性和灵活性,但也存在选拔标准不一、生源质量参差不齐、

培养过程不协调等问题,削弱了培养质量,影响研究生学位的国际声誉。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竞争中,我国研究生统考招生制度面临对国际学生的不兼容问题。

世界发达国家在研究生招生中赋予培养机构和指导教师较大的选拔自主权,通过制定合理的选拔办法与评价标准,为申请者提供多元选择,优化招生监督体系,形成大学主导招生选拔、评价标准综合多元等特点[17]。与国外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方式相比,国内高校等培养机构以研究生统考初试成绩为主要依据,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国际学生尤其是具备一定科研经历和成果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全面评估其科研背景、通过面试与导师深度沟通的申请方式。此外,发达国家研究生招生选拔实行大体一致的评价方式。如,"美国已建立一套管理体制健全、考试招生程序和内容相对公平有效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该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对本土学生和国际学生采用基本相同的考试招生模式,唯一不同的是,母语为非英语的申请者需要参加英语水平考试。"[18]发达国家的国际研究生招生选拔方式可为我国研究生招生选拔提供有益借鉴。

随着国际中文教学的推广和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设计研制、与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共同负责举办的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成绩,成为外国学生来华留学申请的中文能力证明,也是国际学生能否成功融入中国学术环境、深度参与中文学术交流的关键。但是,受教育、文化、考试评价制度等因素影响,中文和英文等语言能力作为评价工具的筛选价值并未纳入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体系,高校招收国际学生的汉语水平要求不一,缺少与留学培养目标的协同。HSK 成绩更多地被作为国际生入学的基本门槛,并非像托福、GRE、雅思在英语国家那样,作为衡量学术准备度的重要维度被深度融入研究生选拔体系。对于中文授课项目,若缺乏高标准的 HSK 要求,会导致学生入学后学业困难;对于英文授课项目,若完全忽视中文要求,则会错失培养知华、友华类高层次人才的契机。

四、完善研究生统考招生的对策建议

加快研究生教育发展是适应社会经济和时代发展需求的重要决策。多年来,受经济、教育发展水平限制,我国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的占比较低。2025 年,中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在高等教育总量中约占 9.81%。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地区)研究生教育平均占比在 20%左右,欧盟及经合组织国家研究生教育占比分别达 32.7%、24.4%,印度占比 13%以上[19]。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要求:"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 2025 年 12 月 22 日,财政部代表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定不移把高等教育作为财政教育支出重点予以优先保障"[21]。

贯彻落实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需要审视和应对研究生招生选拔面临的挑战。从规模培养来看,进一步拓展博士研究生教育,要以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为基础,只有切实保障和提升硕士教育质量,才能为博士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从招生方式来看,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是招生选拔的基本途径,选拔了绝大部分硕士研究生,在招生中居主体地位;但是,近十多年来,受经济转型、科学技术发展及分类培养政策等因素影响,研究生统考招生出现地位下降、选拔功能弱化、考试竞争加剧等适应性危机。应对招生挑战,需要厘清缘由,全面认识研究生统考招生的性质与功能,改革考试内容和标准,调整招生政策,完善配套改革举措,促进研究生教育稳步协调发展。

(一)提升思想认识,明确统考招生的重要价值

研究生招生选拔方式的选择,既要适应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又受人才选拔规律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制约。应对规模培养模式下研究生统考招生危机,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明确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起因、性质、功能与价值。

从生成机制来看,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的建立,是我国"自主探索高层次专门人才选拔制度的创举"[22]。这项考试经历了制度移植、本土化探索和多元化选择的演变历程,已实施五十余年。它具有国家教育考试、选拔考试和专业考试的三重属性以及教育测量、人才选拔、阶层流动等功能,对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既要满足对生源质量的保障,也需要考虑招生的公平性。"[23]相较于申请审核制和推荐制招生,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具有独特的价值。以考试成绩作为人才评价的主要依据,避免经济条件、家

庭背景、毕业出身、人际关系等外部因素干扰,有利于公平选才,保障生源学业质量,促进教育有序流动。

与高考类似,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考生众多、竞争激烈,具有选拔成本低、信度与效度高、社会适应性强等优点,适应大规模人才选拔的需要。另一方面,与高考侧重普通学科考试有异,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建立在普通高等教育基础上的专业考试,更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检测。研究生招生专业数以万计,考试内容覆盖面广,有深度,命题专业性强,考试管理难度大。若实行单独招生考试,不仅会大幅增加招生单位和考生的选拔成本,考试成绩亦不具可比性。完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需从本国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在统一考试基础上进行差异化补充,发挥统考招生的主渠道作用。

(二)优化分类选拔标准,增强统考的适应性

研究生统考招生的症结不在于统考制度,而在于考什么和怎样考。从选拔方式来看,应对危机须解决考试选拔的适应性问题。研究生分类培养的改革,要求实行分类选拔,调整和完善统一考试的科目、内容与形式,提高选拔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扩大招生的适应面。

一是制定分类招生的评价标准、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学术学位硕士招生侧重考查学科专业基础及学术创新潜力,在题型设计上,采用概念辨析、论述题、理论推导、计算题等形式,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素养。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侧重考查专业应用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应增加案例分析、方案设计、模拟实践等考核环节。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要求积极推进硕士研究生分类选拔,并规定不同学科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初试的科目数量、名称、分值、考试方式,鼓励招生单位积极选择使用全国统一命题科目[24]。

二是加强专业能力考查,全面考核考生的综合素质。应采用多种形式,考查和评价考生的学术志趣、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心理素质。教育部《管理规定》要求,在复试采用的笔试、面试、实践(实验)能力考核等主要形式中,“面试是必要环节”。这项规定有利于深入考查、了解考生的综合素质。《管理规定》还要求,招生单位应对复试考核总成绩设立合格标准,并根据办学特色及不同的复试方式、学科专业特点,“精心设计复试内容,确保复试考核科学有效”。此外,结合考生大学学业成绩单、毕业论文等补充材料,加强对考生既往学业基础、专业能力素质、科研创新潜质等方面的全面考查和综合评价。这些规定体现了招生单位的选拔自主权和多层考查的要求,增强了统考招生的精准化、开放性和适应性。

(三)协调招生政策,维护统考招生的主体地位

应对研究生统考招生挑战,还需解决招生选拔的路径问题。研究生招生选拔主要有考试与推荐两大类型,前者包括研究生全国统考、招生单位单独考试、联合考试及高考招生四种方式;后者包括推荐免试、国际学生申请审核等方式。为了提升统考招生地位,应协调不同选拔模式的关系,实现优势互补。

其一,调节推荐免试与统考的招生比例。推荐免试侧重过程评价,有利于全面考查考生的学科基础、学术能力和综合素质,但需要建立科学、客观、全面的资格标准评审细则和程序,引入多维评价体系,保障评价的准确性与公平性[25]。推荐免试招生,“免”去的是统一考试的“初试”环节,代之以考生在推荐院校本科阶段的综合评价排名。大多数高校实行的绩点制评价容易衍生负面影响。推荐免试的流行,削弱了统考招生的主体地位。因此,应严格控制学科专业的推免招生比例,保障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竞争。

其二,协调研究生统考与高考的关系,促进二者的功能互补。“选拔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招生考试不可或缺,但不应机械化、绝对化。”[14]研究生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依存,但两者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颇有差异,其选拔方式、考试内容和招生标准不能等同。借助高考评价,确定研究生培养资格,这只是极少数特殊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路径,不应作为通用模式而取代研究生统考的功能。

其三,协调专业学位硕士与学术学位硕士招生的关系,拓展研究生统考选拔的空间。硕士学位是我国学位系统的一个独立层次,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同等重要。在基础学科专业中,应当保留适当数量的学术学位硕士招生比例,通过改革统考选拔方式,给予非“双一流”本科生一定的补充通道[8]。此举既能维护研究生招生选拔的公平性,降低招考竞争程度,也有助于形成多样的人才结构和学术梯队。

其四,改进国际学生招生选拔方式,促进“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我国高校招收国际学生,参照国外招生模式,采用申请审核制,不参加高考或研究生统考。随着教育强国建设的推进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强调,“完善来华留学入学考试考核”[20]。据此,建议将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纳入研究生统考招生评价体系,作为评价国际研究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发挥中文科目统考的检测功能。留学教育采用所在国的语言文字或国际通用语言,这是国际通例。加强对国际学生的中文水平及学科专业能力检测,可部分缓解研究生统考招生不兼容问题。

(四)完善统考配套改革,促进招生公平与培养质量提升

研究生统考招生的挑战来自经济、教育、管理等多方面,应对挑战需要多措并举,推进研究生统考招生的配套改革。加强研究生招生考试管理,深化分类选拔方式变革,保障招生公平和生源质量,为研究生教育持续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在维护研究生统考招生公平方面,教育部和考试管理部门出台了多项措施。在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部署中,教育部明确规定,考试综合成绩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按权重相加,初试成绩占综合成绩的权重一般不低于50%;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招生单位应当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这些规定增强了统考招生的选拔作用。

提升招生质量意识,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质量关系到国家竞争实力。应对研究生统考招生的危机,必须解决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结构的问题,实施质量优先的招生考试改革,为研究生培养奠定坚实基础。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优化研究生招生类型、结构,保持研究生招生结构与就业市场的动态平衡。“博士扩招不能脱离国家科研与产业结构需求,应同步扩展高质量科研岗位与多元就业通道。”[8]研究生统考招生选拔制度,须服务教育强国战略,不断提升生源质量及研究生学历含金量,增强各类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与社会适应性,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总之,改进和完善研究生统考招生制度,对于保障和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研究生统考人数下降和考研热降温,推动研究生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调整。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既是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防护栏”,也是维护招生公平的重要路径,它守护着研究生招生的质量底线。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应以研究生统考招生挑战为动力,将招生考试危机转化为培养模式改革的契机,以分类选拔促进分类培养,实现研究生教育发展与高层次专门人才质量提升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 耿有权教授选取35所“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统计2015年以来各校研究生占在校生总人数的比例。其中,14所高校研究生占比超过50%,17所高校研究生占比介于40%~50%,4所高校研究生占比介于30%~39.76%。这些高校硕士生占比在20%以上,多数高校高于30%,部分高校接近50%。见耿有权《研究生教育学导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125~128,表1-1。

② 数据来源:央视新闻报道,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校研究生招生官网,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官网。

③ 数据来源:武汉大学新闻网、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博士硕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办法》答记者问[EB/OL].(2025-12-25)[2026-02-10].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512/t20251225_1424453.html.

[2] 斯日古楞.我国专业硕士招生考试改革的动因、举措与政策建议[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27(1):65-71.

[3] 中国教育在线.2025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EB/OL].(2024-12-26)[2026-01-30].https://kaoyan.eol.cn/nnews/20241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对新增推免资格高校予以备案的通知[EB/OL].(2025-08-15)[2025-08-20].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8/s3261/202509/t20250905_1412025.html.

[5] 虞宁宁,杨明月.专业硕士招生考试的专业性及其提升策略:基于学生视角的质性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27(1):72-81.

[6] 吴叶林,杨琴,史镜钰,等.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自命题工作改革的关键议题与治理路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6):39-47.

[7] 杜寒三.从自命题到统考,考研大变局[EB/OL].(2024-11-09)[2025-10-30].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82086.

[8] 刘贤伟.研究生教育的结构调整是否走得太快[N].中国科学报,2025-07-22(3).

[9] 麦可思研究院.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6)[R].2026:1.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 (2020-10-13)[2026-01-1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
[11] 郑翅. 考研报名人数缘何三连降[N]. 中国教育报, 2025-11-25(1).
[12] 钟尚蕾. 工科"领跑"十大考研热门专业出炉[N]. 青岛早报,2026-03-11(8).
[13] 张亚群,罗菊芳. 硕士研究生分类招生考试变革趋向与应对策略[J]. 中国高等教育,2023(22):46-49.
[14] 张亚群. 新高考与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的互动效应[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27(1):58-64.
[15]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中国出国留学蓝皮书 2025[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5:36-37.
[16] 李志扬. 特稿:费用与门槛更低 中国学生走向小众留学地[EB/OL]. (2025-02-27)[2026-03-01]. 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60227-7966208.
[17] 罗菊芳. 中国学术型硕士生考试招生模式的历史演变与改革现状研究[D]. 厦门:厦门大学,2023:285.
[18] 孙志远,陈小红. 来华留学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路径研究: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J]. 教育探索,2019(3):120-125.
[19] 李立国. 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N]. 光明日报,2023-06-20(15).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EB/OL]. (2025-01-19)[2026-01-2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2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EB/OL]. (2025-12-25)[2026-01-10]. 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512/t20251224_450530.html.
[22] 张亚群,金怀周,罗菊芳. 中国研究生招生选拔模式的生成机制与变革路径[J]. 教育发展研究,2025(5):55-65.
[23] 马星宇,鲍孟佳,王玉敏,等. 推免生备受欢迎,统考生还有希望吗[N]. 中国科学报,2023-05-30(4).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EB/OL]. (2025-09-16)[2026-02-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8/s3261/202509/t20250918_1413836.html.
[25] 朱元嘉,周海涛. 硕士生推优免试中"竞胜"行为的发生机制与调适路径[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25(1):89-96.

Challenges of the National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Scale Training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Yaqun[1,2], LUO Jufang[3]

(1. *Research Center of Fujian and Taiwan Academy and Practical Use of Culture,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4, *Fujian, China*;
2. *Examination Research Center,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3.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xpansion, the national unified 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not only a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thway to maintain fairness in admission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strategic layout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nrollment selection modes,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and shifts in candidate preferences, the national unified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 has confronted three major challenges in recent years, resulting in adaptive crises characterized by declining institutional status, diminished selection function, and intensified examination competi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countermeasures to address these adaptive crises: improve theoretical and cognitive awareness and clarify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unified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optimize classification-based selection standards and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unified entrance examination; coordinate enrollment policy application and maintain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unified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reforms of the unified examination, promote the equity in enrollment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education power, we should take enrollment reform challenges as a driving force, transform challenges in the enrollment examination system into opportunities for training model reform, promote categorized talent cultivation aligned with classification-based selection, and thereby foster a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talent quality improvement.

Keywords: large-scale cultivation; unified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classification-based selection; challenge; countermeasure